



作 家 出 版 社

1963年•北京

題 辭

如若有人問我：為何以紅瑪瑙名此集？

我想用集子里兩句話來回答：

“要創造一個紅瑪瑙一樣鮮紅、通明的
新世界，那就先努力把自己鍛煉成為永遠鮮
紅、通明的紅瑪瑙一樣的人吧！”

那麼，就把這作為我給這個集子的題辭。

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

目 次

日出.....	1
灯火.....	7
血写的书.....	17
鼓声象春雷一样震响.....	26
青春的閃光.....	34
新世界的歌.....	51
写在太阳初升的时候.....	67
《星火燎原》贊.....	97
讀《黑面包干》.....	120
写在一本黑非洲小說的前面.....	148
紅瑪瑙.....	165
长江三日.....	179
櫻花漫記.....	193
海.....	212
秋窗偶記.....	229



日 出

登高山看日出，这是从幼小时起，就对我富有魅力的一件事。

落日有落日的妙处，古代詩人在这方面留下不少优美的詩句，如象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圓”、“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”，可是再好，总不免有蕭瑟之感。不如攀上奇峰陡壁，或是站在大海岩头，面对着弥漫的云天，在一瞬時間內，观察那偉大誕生的景象，看火、热、生命、光明怎样一起来到人間。但很长很长時間，我却沒有机緣看日出，而只能从书本上去欣賞。

海涅在《哈尔次山游記》中曾記叙从布罗肯高峰看日出的情景：

我們一言不語地观看，那緋紅的小球在天边升起，一片冬意朦朧的光照扩展开了，群山象是浮在一

· 片白浪的海中，只有山尖分明突出，使人以为是站在一座小山丘上。在洪水泛濫的平原中間，只是这里或那里露出来一块块干的土壤。

善于观察大自然風貌的屠格涅夫，对于俄罗斯原野上的日出，却作过精辟的描繪：

……朝阳初升时，并未卷起一天火云，它的四周是一片淺玫瑰色的晨曦。太阳，并不厉害，不象在令人窒息的干旱的日子里那么熾热，也不是在暴风雨之前的那种暗紫色，却带着一种明亮而柔和的光芒，从一片狭长的云层后面隱隱地浮起来，露了露面，然后又躲进它周圍淡淡的紫霧里去了。在舒展着云层的最高处的两边閃爍得有如一条条发亮的小蛇；亮得象擦得耀眼的銀器。可是，瞧！那跳跃的光柱又向前移动了，带着一种肃穆的欢悅，向上飞似的拥出了一輪朝日。……

可是，太阳的初升，正如生活中的新事物一样，在它最初萌芽的瞬息，却不易被人看到。看到它，要登得高，望得远，要有一种敏銳的视觉。从我个人的經历來說，看日出的机会，曾經好几次降临到我的头上，而且眼看就要实现了。

一次是在印度。我們从德里經孟买、海德拉巴、帮格罗、科欽，到翠泛頓。然后沿着椰林密布的道路，乘三小时汽車，到了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。这是出名的看日出的胜地。因为从这里到南极，就是一望无际的、碧綠的海洋，中間再沒有一片陆地。因此这海角成为迎接太阳的第一位使者。人們不难想象，那雄渾的天穹，蒼茫的大海，从黎明前的沉沉暗夜里升起第一綫曙光，燃起第一支火炬，这該是何等壮观。我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看日出。可是听了一夜海濤，凌晨起来，一层灰蒙蒙的云雾却遮住了东方。这时，拂拂的海風吹着我們的衣襟，一卷一卷浪花拍到我們的脚下，发出柔和的音响，好象在為我們惋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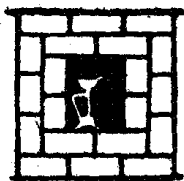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一次是登黃山。这里也确实是一个看日出的优胜之地。因为黃山獅子林，峰頂高峻。可惜人們沒有那么好的目力，否則从这儿俯瞰江、浙，一直到海上，当是历历可数。这种地势，只要看看黃山泉水，怎样象一条无羈的白龙，直泄新安江、富春江，而經錢塘入海，就很显然了。我到了黃山，开始登山时，鳥語花香，天气晴朗，收听气象

广播，也說二三日內无变化。誰知結果却達到了徐霞客一樣的遭遇：“濃霧迷漫，抵獅子林，風愈大，霧愈厚……雨大至……”只听了一夜風声雨声，至于日出当然沒有看成。

但是，我却看到了一次最雄偉、最瑰丽的日出景象。不过，那既不是在高山之巔，也不是在大海之濱，而是在“图一一〇四”飞临的万仞高空上。現在想起，我还不能不为那奇幻的景色而惊異。是在我沒有一点准备、一絲預料的时刻，宇宙便把它那无与倫比的光华、丰彩，全部展現在我的眼前了。这就把我的心灵一下吸引住，一下照得通紅。那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四日，我从莫斯科搭机东飞。在机場上，黑夜沉沉，滿天繁星。三点四十分鐘起飞，飞到空中，向下俯視，只見在黑天鵝絨一般的夜幕之下，莫斯科大片灯火，象亿万細小的钻石熠熠放明，象河流中无数金沙在随波蕩漾，象透过墨藍色海水的一片珊瑚礁在閃光，真美极了。下面还是如此濃夜，上空却已游动着一綫微明，它如同一条狭窄的暗紅色长帶，帶子的上面露出一片清冷的淡藍色晨曦，晨曦上面高悬着一顆明亮

的启明星。飞机不断向上飞翔，愈升愈高，也不知穿过多少云层，远远抛开那黑沉沉的地面。飞机好象唯恐惊醒人们的安眠，马达声特别轻柔，两翼非常平稳。这时候，那条红带，却慢慢在扩大，象一片红云了，象一片红海了。暗红色的光发亮了，它向天穹上展开，把夜空愈抬愈远，而且把它们映红了。下面呢？却还象苍莽的大陆一样，黑色无边。这是晨光与黑夜交替的时刻，这是即将过去的世界与即将到来的世界交替的时刻。你乍看上去，黑夜还似乎强大无边，可是一转眼，清冷的晨曦变为磁蓝色的光芒。原来的红海上簇拥出一堆堆墨蓝色云霞。一个奇迹就在这时诞生了。突然间从墨蓝色云霞里矗起一道细细的抛物线，这线红得透亮，闪着金光，如同沸腾的溶液一下抛溅上去，然后象一支火箭一直向上冲，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就是光明的白昼由夜空中迸射出来的一刹那。然后在几条墨蓝色云霞的隙缝里闪出几个更红更亮的小片。开始我很惊奇，不知这是什么？再一看，几个小片冲破云霞，密接起来，溶合起来，飞跃而出，原来是太阳出来了。它晶光耀眼，

火一般鮮紅，火一般強烈，不知不覺，所有暗影立刻都被它照明了。一眨眼工夫，我看見飛機的翅膀紅了，窗玻璃紅了，機艙座里每一個酣睡者的面孔紅了。這時一切一切都寧靜極了，寧靜極了。整個宇宙就象剛誕生過嬰兒的母親一樣溫柔、安靜，充滿清新、幸福之感。再向下看，雲層象灰色急流，在滾滾流開，好把光綫投到大地上去，使整個世界大放光明。我靠在軟椅上睡熟了。醒來時我們的飛機正平穩穩，自由自在，向東方航行。黎明時刻的種種紅色、灰色、黛色、藍色，都不見了，只有上下天空，一碧萬頃，空中的一些雲朵，閃着銀光，象小孩子的笑臉。這時，我忘掉了為這一次看到日出奇景而高興，而喜悅，我却進入一種莊嚴的思索，我在體會着“我們是早上六點鐘的太陽”這一句詩那最優美、最深刻的含意。



灯 火

多少年来，在我心中有一个隐密的喜悦的诗句，这就是：

“灯火……”

怎么就是这么两个字？你也許会觉得奇怪吧。可是，它，給我的启示却是丰富极了。不过，仔細追索一下，最初，原也只是象每个人在漆黑的夜晚，对一点小小的火光，总是加倍珍惜、加倍喜爱一样。你想，那紅紅的火焰，怎样地充滿活力，叫你欣然，叫你振奋；还有那淡黃的，因而显得平靜、溫暖的光圈；还有如黎明之前那颗最亮的星星，光芒象翅膀一样，閃爍不定，因此，爱生活的人，爱光明也就爱灯火。

不过，任何事物总是变化的，而且常常随同着生活的变化、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着。最初也許只

是一点新鮮的印象，或一片朦朧的感覺，可是，有的就悄悄地給時間消磨而淡漠了，有的却象一粒種子深深埋藏在你記憶之中，由於生活印象一重又一重的增加、積累，它就愈來愈茁壯，愈來愈有生命力，愈來愈光亮。原來這些生活印象正象使種子甦醒的春風，或是無人發覺的躍動的脈絡，終於，有一天，一閃的陽光忽然把一絲暖意，穿透記憶的土壤，而那種子就爆破，就抽芽，就開出一朵也許是紅的、也許是紫的、也許是藍的、也許是白的小小的花朵。想起來，這倒很合乎辯證法的量變到質變的法則。

現在，還是來談談燈火。我想每人都可以舉出上萬桩關於燈火的印象。對我來說，最早的一點，是我作為一個青年人，從家中出走。那是一個深夜，走到巷口回頭一看，看見門口還亮着一星燈光。所以留下這個印象，我想和當時那“風雨如磐暗故園”的國家、民族危急的形勢有關。日本人把炮火帶到鄉家，我不能不在這關頭，決然離去。去哪裡？茫然。但總要戰鬥。戰鬥，也許在風霜中，也許在雨雪下。但不管怎樣，這個戰鬥的信念那

时却是已經牢牢下定了的。这一推敲，也就可以推测到，那最初的一星灯火的记忆，原和自己生活上突然发生的巨变，和自己当时的心情、满腔热血的志向是分不开的。

可是，认真地形成一句美的诗，或說一种诗意，这“灯火……”两字开始在我心里茁壮、成长，却是若干年之后，在东北解放战争那風天雪地之中。革命战争，給予我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一生都受用不尽。可是现在令人不解的是，在有些人那里，对革命战争，却不象应有的那样看待了。原来，战争有两种之分，这并不是什么深奥莫测的哲理，我們作为中国儿童，从幼年起，便讀熟了《水滸傳》、《楊家將》、《三国演义》，那里面的人物，常常是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；义憤填膺，揮拳相向。那时我們默默的，轉动着两只烏黑的眼珠，听着、讀着、想着，我們的心灵总是同情那正义方面的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朴素的正义感罢了。真正解决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，革命的战争和反革命的战争，却是在亲身投入革命战争并且学习了阶级斗争的学说之后了。恩格斯的《暴力論》，就明确地論述过暴

力的“革命的作用”，“是一切社会在孕育新社会时的产婆”，“是为社会运动开辟道路并把僵化的死沉沉的政治形式摧毁的武器”。原来革命战争，是革命斗争最尖锐的形式，因此革命战争是件轰轰烈烈的事业，这道理从一有《共产党宣言》就确定了。要不，恩格斯为什么自己到处找着机会参加战斗：一下参加爱北斐特起义，自己带头修筑街垒，监督大炮；一下又参加在巴登和普法尔茨的革命战斗呢？所以久而久之，我们早就没有了那种资产阶级“人道主义”者所有的那些只会祈祷、流泪，名为“人道”实际靠着不人道的剥削的余唾来维持自己一定生活水平的人，小市民，市僧，那种害怕战争和厌恶战争的心理了。说老实话，一次又一次，在冰天雪地，枪火弹光，装满泥濘的战壕，飞舞灰尘的道路之间走来走去，我倒爱起战争生活来了。我说的是真话。就是现在，天色渐白，当我坐在桌前，面对着还在发亮的灯火，我还是十分向往于那战争年月。那真是何等活跃而又雄壮的壮丽生活啊！当然，这一点给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分子抓到，一定要说我简直是过分热衷于战

爭了。不，我們是最愛和平的，我們進行革命戰爭正是為了全人类的真正的和平。我在这兒所以談到這一點，因為有人現在對待戰爭，無論正義也好，非正義也好，不分青紅皂白，一律把它描寫得鮮血淋漓，陰森恐怖！他們說這叫作士兵的眼光、戰壕的真實。咳！這真要把我們腿上打過綁帶、肩上披過硝煙的戰士笑壞了。這有什麼法子呢，有勇敢的為正義而戰的士兵，有反動的殺人罪犯，也有胆怯的叛徒；既然有幾種不同的士兵，只好就有幾種不同的眼光，也只好就有幾種不同的戰壕的真實了。也許有人會責怪我，怎麼由燈火一下就扯到戰爭的議論上來，豈不把話題扯遠了嗎？其實不，我這裡要談的燈火，雖是一件細小的事，但也確是一種戰爭生活的真實。話說回來吧！在嚴寒的松花江原野上，冬天踏着積雪，夏天踴着急流，我卻從燈火，体会到一種特殊的溫暖。有時，夜間行軍，冒着漫天的風雪，受着嚴寒的侵襲，多少山岩間的陡坡，多少密林中的小徑，隱蔽，肅靜，只聽見風聲、嚓嚓的脚步聲、喘氣聲。夜漆黑得舉起自己的手都看不見。流汗了，還是緊緊走。氣

喘了，还是紧紧走。可是，走着，走着，忽然，看见一星黄黄灯火。那时，这灯火有多么亲呀，你想四周圍全是黑夜，寒冷，只那一星灯火，那是多么温暖呀！就象从远方归来，突然看见自家窗上的灯火。我们到了宿营地了。那灯火可真亲热呢！那是人民的手给你点亮的灯火。门开了，走进去，一种暖和和的家庭气息扑在脸上。房东老大爷、老大娘、大嫂子、小妹妹在那灯光之下，亲切地招待着你。这真是人间最大的温暖，温暖的还不在于火，温暖的是一家劳动人民的心。就这样，转战着，一回一回换着不同的宿营地点，但每一个宿营地的人都象自己家里人一样亲。从那以后，这一星灯火，就对我有着无限的魅力了。象一个小小的金钥匙，一个小小的亮门窗，我觉得通过这一星灯火，它沟通着我与普天下的劳动人民的情感。我们转战到哪里，人们都点一点灯火欢迎我们。这时，在我来说，已经不是最初自己家门口那一星灯火，而是万家灯火了。在战争中，我喜爱着灯火，我体味着这种欢欣，后来当我读到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话：

當我們在前線上奔馳和體驗着戰鬥的風暴時，難道你以為太陽就不照着我們或者生活就不是美好的嗎？問題正是生活召了我們，而我們也許更比別人感覺到它的魅力呢；只是我們却十分清楚，目前最主要的是消滅階級敵人和保衛革命。這種覺悟壓倒了一切，它在我們年輕的心里燃燒起熱情和反對剝削者的偉大的憤怒。我們拔出了軍刀，象旋風一般地向敵人的隊伍沖去，誰碰上了我們，誰就倒霉……

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的戰鬥的樂觀主義哲學。到今天，我還是那樣熱愛這個哲學。革命的、戰鬥的哲學。

是的，戰爭象旋風一樣旋卷過去了。但是請問：戰爭在你身上留下什麼？在有的人身上也許只是余悸未息，但在有的人身上卻注滿了戰士的血液。因為戰士的血液沒有白流，它流在土地上，更多的是流在我們活着的人的心里。它們有時會說話，會唱歌。但，那是剛勇的歌，是豪壯的話。有這種血液在心里，人是不会怯懦，而且會以怯懦為恥辱的。如若看到有人肆意污蔑這種革命戰爭

时，他还不能不感到憤怒。

于是，灯火，現在随着生活的变化、时代的变化，也变化了。灯火，已經成为社会主义新世界生活的閃光。我还是非常非常喜爱灯火。那快乐的火焰呀！那溫暖的火焰呀！那跳蕩着紅光的火焰，那閃射着雪亮光芒的火焰啊！不論是油的火焰，电的火焰，它总是生活的火焰，生命的火焰。我从輪船甲板上張望过我們海港上那象万千顆钻石熠熠发光的灯火，我从飞机上俯瞰过我們象发亮的海洋一样的城市的灯火，我在我們的大森林里看过那漂在河流上的时明时灭的一星灯火，我从飞驰的卡車上欣赏过我們那工地上星海般閃爍的灯火。就以我們住的北京來說，你如果住在乡間，夜間入城，灯火漸漸多了，亮了，但当你到了长安街，你就觉得那好看的灯光象两条正在向前飞舞的火龙，而你感到夜为白昼所代替。如若說白昼是太阳賜予的，而这灯光却是人自己創造的。創造它，为了战胜黑暗，使光明永在。但我現在要談到一次灯火，并不这样輝煌耀眼，但却是一个新世界黎明的灯火。特別是我觉得这是与战争中的